

中國方言當中爆發音的種類¹

趙元任

爆發音可以從發音部位的方面研究，也可以從發音方法的方面研究。中國多數方言裏的爆發音都是屬於 p , t , k - 的部位。舌尖特別縮後的 t (就是 [t]) 大都是塞擦音的聲母在方言裏的一種變化，例如‘昭’在一般的方言是 [tsəʊ]，在皖，贛，鄂三省交界的各地往往有讀成 [taʊ] 的。還有舌面的爆音 [t̪], [c] 之類大都是 k 音位遇到前元音 (齊齒或撮口) 所成的音質，假如，山東中部跟東部，‘雞’[t̪i]，國音 [tɕi]。部位的問題比較的簡單，在本篇就不再討論了。現在只限於討論中國方言裏爆發音各種的發音方法。並且為簡單計，只須舉唇音 p , b 等以概舌尖舌根等，只遇到因部位不同而方法也不同的時候才特別提出來。

多數人部知道國音有 [b] 跟 [ph]² 兩類的爆發音。稍微研究過點方言的也許知道廈門音裏有 [b] 音，例如‘馬’[be]。國音的兩類是清音 (聲帶不發樂音)，第三類是濁音 (聲帶發樂音)。再細分起來，我們至少可以分出十類來，如下：

第一類 p 如 <u>上海</u> ‘班’ pə	第三類 ph 如 <u>北平</u> ‘坡’ phə	第七類 b̄f̄ 如 <u>寧波</u> ‘牌’ b̄f̄ə
第二類 b̄ 如 <u>北平</u> ‘班’ b̄ən	第四類 b̄h̄ 如 <u>南昌</u> ‘怕’ b̄h̄ə	第八類 b̄ 如 <u>廈門</u> ‘帽’ bō
	第五類 px̄ 如 <u>太原</u> ‘怕’ px̄ə	第九類 ?b̄ 如 <u>松江</u> ‘飽’ ?bō
	第六類 ph̄ 如 <u>江陰</u> ‘爬’ ph̄ə	第十類 ?b̄ 如 <u>文昌</u> ‘板’ ?ban̄

第一第二類都是不送氣清音。第一類是強的，第二類是弱的。例如上海稱父親‘伯伯’[papa?']，北平叫‘爸爸’[babə]。這裏頭 [p] 跟 [b̄] 一強一弱很不同的。上海人或是多數說別種吳語的人學法文不送氣的 p , t , k 音的時候，儘管可

(1) 英文稿曾用留聲機片在倫敦開會的第二國際語音學會議宣讀。

(2) 平常寫送氣音都是用‘號’。因為本文裏須要把‘號’留給送氣較輕的英文 [p'] 用，所以暫用 [h] 來標中國方言當中的送氣音。

以用他自己方言裏的 *p*, *t*, *k* 音來代。例如他要讀 *capitaine* [kapiteɪn] 這個字，他只須想起他自己方言裏“隔壁個凳”[kapirkə təŋ] 一句話，至少聲母都差不多了。但是例如北平人用“隔壁的凳子”[gəbide ðəŋ ðs1] 的音作為模範那就不能了。那就要把 *capitaine* 讀成 [gəbideɪn] 了。這種讀法準會要受咱們英美籍的法文先生的改正，因為他們非得要把 *capitaine* 讀成送氣的 [khaphithɛn] 才算對。可是學生又不服，又跟先生爭論起來，每一方都說對方錯了。他們倒都是對的，因為兩個對方是都錯了。學生讀得太軟，先生讀得太送氣。

這兩類的音在環境裏的變化也不同。第二類在元音中間讀輕音時往往變成濁音，而第一類很穩固。例如‘爸爸’[‘bɑ bɑ’]的第二‘爸’字的聲母變成濁音 [b]。上海的‘伯伯’[pɑ pɑ’]固然兩字並重，但在‘三百廿’[‘sepə ‘nɛ’]，當中的輕音‘百’字的聲母仍舊是 [p]，並不濁化。

第三第四第五第六類是送氣的清音。第三類，[ph] 是強送氣，如北平‘怕’ [phɑ]。第四類 [bh] 是弱送氣，如南昌‘怕’ [bhɑ]。第五類是強音加摩擦送氣，如太原‘怕’ [pxɑ]。第六是強音加濁音送氣，如上海‘牌’ [phɑ]。

第三類是很穩固的。無論在什麼地位，送氣作用總是不失落的。哪怕在很少見的極端分輕重音的北平話裏，也只有有限的幾個特別詞裏才會有因輕讀而失落送氣的現象。例如‘糊塗’，['xuthu] > ['xudu] > ['xudu]，‘枇杷’或‘琵琶’[‘phiphɑ’] > [‘phibɑ’] > [‘phiba’]。但是這個只是限於少數的特例，不能認為當然的變化規則。比方‘外頭’[‘uarthoʊ’] 從來沒人讀 [‘uaidoʊ’] 的。

第四類跟第三類聽起來沒有多大分別，可是跟別的音在一塊兒的時候，它的變法大不同了。我們在上文已經說過第三類是很穩固的音了。第四類就不然。它非但在兩字詞的第二字裏會濁化而變成純濁音（不送氣）的 [b]（第八類），並且還跟 [b] 隨便互用成為一種互換音位（variphone）¹。例如‘偏僻’北平讀 [phiɛnphi]，

(1) 平常用音位 (phoneme) 這名詞是當一種音在不同環境而音質略有變更的音，例如‘里’[li] 字的 [l] 音較淺亮，‘魯’[lu] 字 [l] 音較深暗，但是這種聲母的變化全是由跟着韻母走的，所以我們認它為一個音位。有時候阿，兩個從語音學上看是顯然不同的音，而在某方言裏可以隨便互用，並不（或不一定）跟着音的環境走的。例如在長江流域的好些方言裏，同是一個‘魯’字可以隨便讀 [lu] 或 [nu] 而本地人並不覺得有什麼分別。這就叫作互換音位 (variphone)。

在南昌或者是第二個聲母，或者是第一第二兩個聲母都變成不送氣的純濁音，換言之或者讀 [bhiɛnbɪ] 或者是 [biɛnbɪ]。

第五類 [px] 似乎可以認為一種爆發又加摩擦¹ 的複合音。在舌根的部位簡直就成了一種塞擦音 (affricate) 了。我所以把這一類放在送氣爆發音的欄裏阿，不但是因為它跟別處方言的普通的送氣爆發音相當，並且還有個語音學的理由吶。在山西有好些方言裏，例如太原的，這個口部摩擦的送氣 [x] 在齊齒撮口就變成德文 *ich* 音的 [ç]，如‘皮’[pçɪ]，與‘怕’[pxə] 用 [x] 不同。可是單是這個 [ç] 未必準是一種送氣音。比法文的 *pied* 通常標作 [pçɛ]，但是這個字的音比到山西各方言裏讀‘撇’字的 [pçɛ] 音再不同沒有了。這裏的差別是這樣的：法文的 [p] 音是屬第一類的，跟送氣作用是根本衝突的。*pied* 字裏 *i* 字母所代表的 [j] 音雖然因與前 [p] 音同化而變成清音 [ç]，但是這不是一個聲門大開放的一個 [ç] 音。因為 [p] 音不送氣，它爆發之後聲門還是有點緊縮的，[ç] 所需的一點氣大半是從口腔發出的，所以聽起來一點也沒有平常的送氣音的意味。至於山西的 [pxə]，[pçɪ] 裏的 [x]，[ç]，那就是聲門大開着讀的。所以在這類的字裏頭，送氣是主要的作用，舌根或舌面上的摩擦作用是偶然的。

這類的爆發音在揚州以東的方言裏有時跟普通的送氣音並存。例如如皋‘托’[thɔ?]，‘毒’[txɔ?]。

第六類是個很有趣的一類。這就是吳語裏 [p]，[ph]，[pf] 當中的第三類。這類的音平常都認為是一種濁音的 [b]，並且聽起也很像濁音²。但是一個上海人把 *big boy* 讀成 [pʰɪkphɪɔɪ] 的時候，從英美的耳朵聽起來非但覺得添出來了一大些

(1) 照廣議講，固然送氣的 [h] 也是（喉部的）摩擦音。但是送氣作用至少在中國語言裏是一種特別作用，所以現在所說的摩擦音是專指口部的摩擦音 [x]，[ç]，[s]，[f] 等等。

(2) 例如高本漢（在中國音韻學的研究，頁 260）。但是他承認有濁音的送氣。艾約瑟可就把這類的音寫作斜體字的 *p*，*t*，*k*，在詞類的中間地位才寫作 *b*，*d*，*g*。看 J. Edkins, *Grammar of the Shanghai Dialect*, 2nd ed., 1868, pp. 1—2.

濁音的送氣，並在音的本身上簡直就沒有什麼濁音的 [b]。吳語的“濁音”不濁說乃是劉復用音浪計證實了第一次告送我的¹。還有一種情形使得這個音聽起來像 [b] 就是它在詞類的中間會讀成真 [b]。例如上海‘別’[pfi?],但在‘特別’[tʃəbri?],第二個字的聲母就從清音濁送氣變成濁音不送氣了，可是第一字‘特’[tʃə(?)]仍舊是個第六類的爆發音。至於吳語裏的第一類爆發音 [p] 在元音中間連起來仍舊是不濁化的，這個在上文已經提過了。

第七第八第九第十類是真濁音，換言之，在未爆以前聲帶已經在那兒顫動成樂音的。第七類 [bh] 有濁音送氣。它跟第六類 [ph] 見於同域的方言（吳語），並且在同樣的字。我不敢說這類的音在任何方言裏是獨立成音位的。據我所能觀察到的，它總是跟第六類 [ph]² 成一個互換音位。例如，寧波‘牌’有時候讀 [bhia] 有時候讀 [phia]。在兩個元音中間 [bh] 也變成不送氣的 [b]，跟第六類一樣。³

第八類是普通的弱濁音。除掉上文所說見於別類的變式之外，它也有時候成獨立的音位。在廈門語它跟多類別處方言的 *m* 音相當，如‘帽’[bo]，國音 [maʊ]。上文討論第四類 [bh] 類的時候已經提過南昌的 [bh] 跟濁音 [b] 互換。在南昌區的別的江西方言，送氣清爆發音就專門讀成不送氣的純濁音。比方，‘派’南昌讀 [bhai] 或讀 [bai]，在都昌跟湖口就總是讀 [bai]。在高元音前，舌根的爆發音簡直就變成一個通音 (continuant)。比方‘快’南昌有 [għuai], [guar]⁴ 兩讀，在都昌就讀作 [uai]。

第九類是一個濁音 [b] 同時聲門有一點緊縮作用。我暫時用 [’b] 號來標它。這類的音見於上海附近的一個小區域裏，但不見於上海本市。比方‘飽’，浦東跟松江 [’bo]，上海 [pə] (第一類)。除此之外我只在浙江永康遇見過這類的音。

第十類跟第九類差不多，就是喉部更緊一點，口部的成音也強一點，所以如果第九類算弱音，第十類就是跟它相當的強音。這類的音聽起來跟讀起來都有一個特點：就是在爆發的時候，聲門那裏因為緊縮的緣故，出來的氣太少，不够充滿因開大而增加的口腔的容量，結果氣反而往裏吸進來一下，就發生了一種高音的音彩。這

(1) 發表見處可惜不詳了，大約是在 1925 年左右在北京的某種期刊裏。

個事實曾經由李方桂在調查海南島方言時候用音浪計證明的。在他所得的曲線上，當平常所謂“爆發”的部分，曲線不但不向外動，並且的確是向裏動的。（可以比電燈泡的爆炸。）在調查過的中國方言裏，這類的音只見於海南島的東北部。例如文昌‘冰’[?ben]，浦東[’bin]，上海[pin]。

這第九第十兩類的音的見法有一個很有意味的情形：就是在所有見處的方言裏，都是只限於唇音跟舌尖音而從來不見於舌根音。這類的音是跟一般方言裏的[p]，[t]，[k]相當的，在有這種特類聲母的方言裏，它總是[’b]，[’d]，[k]或是[?b]，[?d]，[k]，第三個總只是個普通的[k]。這裏的理由不難找，從舌根與軟顎相接的地方到聲門那裏一共就沒有多大的空間可以像口腔較寬綽的[b]或[d]音那麼弄出些特別的把戲；聲帶稍為一顫動，那一點的空間馬上就充滿了氣成正壓力了。所以也沒有空間也沒有時間可以造成第九類那種懸掛的印象或是第十類那種望裏“爆發”的印象。本來舌根的爆發音不加上那些特別的把戲已經够難成濁音了。

有兩類爆發音在中國的方言裏還沒有發現過吶。一類是帶閉喉作用的清音[p?]，[t?]，[k?]，像美國印度語的 Chipweyan 語裏所有的。南部方言裏的入聲的閉音韻尾可以算是跟它比較相近的。例如‘急’廣州[kap]。在一個短語或句子的末尾，聽起來跟第一類[p]沒有什麼分別，只是不爆發出來就是了。但是假如後頭有元音起頭的字接連起來就有剛剛一點閉喉作用，阻止它跟下字的元音相連。比方廣州‘乞兒’[hat (?)i]，從來不讀[hati]。這個閉喉作用可是沒有像美國印度語那麼強而讀成[hat?i]，那就不像廣東的音了。

還有一類中國不見的爆發音就是介乎送氣與不送氣之間的清音，像英文日文那類的音。英國人讀‘北平’兩個字的時候，中國人聽起來往往覺得他故意說顛倒話給它讀成‘丕兵’。英文peak，take，Kate 的聲母固然比 speak，stake，skate 裏後頭的音送氣較多一點，這一點是中國的英文學生無有不注意到的；但是前者並不充分的送氣，後者也並不全不送氣。例如用中國派的讀法讀[ph]eak，[th]ake，[kh]ate 跟[s]p]eak，[s]t]ake，[s]k]ate，結果就很“不英文”了。英文的兩種音都是介乎送氣與不送氣之間的，這類的破裂音在中國還沒有觀察到過。

總結起來中國方言裏所見的爆發音如下：

中國方言當中爆發音的種類

第一類	p t k	第三類	ph th kh	第七類	bʃi dʃi għi
第二類	b d ɣ	第四類	bħ dħ ɣħ	第八類	b d g
		第五類	px tx kx	第九類	’b ’d (缺)
		第六類	pħi tħi kħi	第十類	?b ?d (缺)